

一窗凉月醉花阴

□辽宁朝阳 邹世昌

“千树夜蝉眠草露，一窗凉月醉花阴。”当这句诗映入眼帘，心神不由一荡，这得是多么宁静的一个夜晚啊！

或许是知道秋色渐晚，与大自然的缘分将尽，所有的秋虫都毫不吝惜自己的歌喉，都扯开嗓子喊——唧唧唧、吱吱吱，那天籁歌声在天地间清晰而明丽，响彻大河两岸。细细聆听，歌声里有蛙鸣敲鼓，有蟋蟀弹琴，有蟋蟀击缶，有螽斯歌唱，有鱼儿击浪，有犬吠吠吠……一场大型演讲会在天地间拉开了帷幕，明星们都你方唱罢我方登场，尽展妖媚的魔音。

当一弯白净的月亮升起时，清辉漫洒，大地一片银白，笼罩在一片神秘与祥和之中。月光铺入水中，似有无数银鱼闪闪，跃动连连。大凌河的霓虹烁烁，衬着无边夜色和满地虫鸣。凉月一盞入水，簇簇水草摇曳，垂钓者的灯火忽明忽灭，而岸边的垂柳拂袖入水，正在专注地练习草书。

凉月一盞，清凉悠远，虹桥卧波，秋风微甜。忽闻洞箫声声传入耳鼓，在草木虫鸣间谐奏和鸣，轻

纱似月华洒落，树影婆娑起舞，银浪翻卷闪烁。恍然间，看见远方有一对布衣蔬食的璧人，于炊烟如纱、林木葱翠间袅袅而行，晚霞温柔，月光皎皎，月到波心清眉转，风生袖底暗生情，芸娘与沈复席地而坐沧浪亭，俊秀与娴静，清凉和阔朗，盈盈毕现。三百年前的月光苏州，或许没有今晚的虫声唧唧、钓者依依，更没有像我这样的独行客伫立水畔，静静赏月吧？

月光下的牵牛花，攀爬于树上，白的如纱，粉的如霞，紫的如梦，都面向河水吹着喇叭。今夜有了月光给它的打扮，妩媚中带着神秘，清雅中有着诗情。月光下的菊花，纤纤弱弱，没有了耐霜时的傲放，有的只是娇羞与妩媚，一朵朵乘着月光，于微风中轻舞，那叫一个带劲儿，好像跟广场舞的阿姨们媲美呢！

想起那一夜，披一身清凉月光，站在泰山之巅，俯视整个泰安城时，泰安城灯光通明，街道上的灯交织如星河，与天上的星月共映，而四周漆黑如墨，山风习习，清月皎皎，顿觉内心空旷通达。轻轻地行走在泰山之巅的山路上，觉得自己踩在云

上，身侧有雾飞过，四野俱寂，而少有的灯光，更凸显飞檐翘角的古典与肃穆。凉月在天，山风生凉，便花了三十元租棉衣一件，披在身上，恍然间，便觉得征服了整个泰山，整个泰山都是我的。

站在泰山之巅看月亮，别有一番滋味。觉得月亮不是在上头，而是在前方，与我近在咫尺，仿佛邻家小妹一般，清爽美丽。有一朵朵浮云掠过，月亮便与云逗趣，你追我赶，你躲我闪，在银河灿烂的长发内，往来东西。

思绪又回到凌河畔，河水借着月光奔跑，整个世界都在月光的抚摸下，在河水与秋虫演奏的月光曲中，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面对不息的河水、拂面的秋风和不锈钢的朗月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觉得，好像又回到了老家的院子里。一声牛啤，一声狗吠，还有父亲提水的脚步声，母亲抱柴推门的吱呀声，女儿抡起火铲拍沙子的声音，还有月光仙子敲窗的声音，牵牛花与野草交谈的声音……

脑中有字闪耀而出：月光不锈，雪花不冷，故乡不老。

月光抱着灯光

□湖北咸宁 程应峰

月光是什么？是太阳的反射光，是太阳在黑夜看得见的风景。月光虽然微弱，但它同样能使尘世植物进行光合作用，造就千姿百态的人间风景。

月光在浩瀚的天穹里徜徉，在它看见的风景里，有人间的灯光。人间的灯光是温暖的，有那个可亲可爱的人忙碌的影子。人间的灯光，是被漫无际涯的月光怀抱着的。灯光的温暖是定点的，含情脉脉的，却是有很大局限的。月光虽然让人感觉有些水一样的清冷，但它的温暖是宏阔的，无边无际的，始终无终的。

月光抱着灯光，每一盞灯光坚守在同一个地方；灯光拥着月光，每一缕月光都有前行的方向。灯光和月光各具诗情画意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一个在一方固有的空间里坚守，一个在博大无垠的时

空里永无穷尽地流淌、延伸。

在有情人的世界里，月光是情趣盎然的诗意存在。静夜思中的李白说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独上江楼思渺然，月光如水水如天。”多情的李商隐，则在夜间吟诗时感到了月光的寒意：“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吟应觉月光寒。”李白为之搁笔的崔颢，其笔下的月光则动态十足：“可怜青铜镜，挂在白玉堂。玉堂有美女，娇弄明月光。”你看你看，借助亘古不变的月光，所有的尘世之情都跃然纸上了。

灯光呢，更具烟火气息，尘世意味。在古代，咏灯观灯叹灯的不胜枚举。南朝谢朓就有《咏灯》诗：“发翠斜溪里，蓄宝岩山峰；抽茎类仙掌，衔光似烛龙。飞蛾再三绕，轻花四五重。狐对相思夕，空照舞衣缝。”将灯

的形态、动态、情态写得意味十足。唐朝诗人张萧远的《观灯》：“十万人家火烛光，门门开处见红妆。歌钟喧夜更漏暗，罗绮满街尘土香。”则写出了观灯时的繁华场面和观灯结束后的落寞情景。而宋代诗人李新的《灯光谣》：“梦过漆园胡蝶人，月落松窗烟雾湿。晓凉却恐老儿寒，惊起薪床穿破褶。土壁萧条室如水，贷粟何人借甘旨。金莲驾象得得来，华灯一滴祥光开。彩晕收还香火寂，门外尘空镜天碧。桂树残花苍影沉，玉娥扫彻云中魄。”通过月光下的情景和花灯映照下的情景的描摹，将巨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月光下，灯光里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境。无论如何，走进岁月深处的人，回头一看，物物分明；月光还是月光，灯光还是灯光，哪里还有那么多纵横糅合、牵肠挂肚的心境。

秋爽柿子甘如蜜

□天津 徐雪

舀柿子啦。老家蓟州的秋天是从收获柿子开始的。儿时记忆里，暑气散去，秋高气爽，踏着台阶到厢房屋顶上，大人们仰头舀柿子，堆成堆，小孩拣起其中熟透的，软软的，红橙橙的，灌汤包似的，皮薄，充满汁水，用嘴一吸，甘甜如蜜。

“舀子”是采摘柿子的工具。找一根长长的结实的木杆，用铁丝弯成铁圈和钩子，绑在一头，铁圈下面套一个布袋。高高举起舀子，伸到树冠上，左右移动调整位置，铁钩钩住挂着柿子的枝杈，旋转布袋，完全包裹住柿子，前后一拉一拽，随着一声脆响，柿子便落到布袋里。轻轻放下舀子，把柿子从布袋里拿出来，堆在地上。舀柿子是件累活，需得总仰着头，时间久了脖子酸涩。不怕的，权当保养颈椎。低头休息，看到果实垒成小山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柿子橙灿灿的，个儿大，一个得半斤，扁圆的果实腰部有一圈勒痕，像个磨盘，磨盘柿因此得名，远近村闻名，随

着网络文化传播，近年来更成为蓟州名片。

刚下树的柿子有的脆硬脆硬的，馋嘴的娃娃直接拿起就咬，哎呀，涩哭了，惹笑了大人。

柿子去涩也简单，叫“揽柿子”。村里谁家柿子揽得好，是件很得意的事。每年国庆前后，家家场院里就开始揽柿子。挑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，把果蒂旁的枝杈摘干净，把柿子整齐地码到大瓦缸里。土灶台烧开一大锅水，晾温乎了。柿子在水里会浮上来，须得提前盖上木锅盖，然后隆重地弯腰抱出压缸石，沉沉的石头稳稳当地地擦在锅盖上，再往缸里倒上温开水，没过柿子，最后用塑料布封住缸口。孩子们总跑来扒着大瓦缸沿儿，用小手划拉缸外壁上一层细密的水珠，踮起脚尖探着头，往缸里瞅。耐着性子等上两三天，柿子就脱涩了，能直接吃了。揽好的柿子色泽更加明艳，口感脆爽，果肉甘醇，可以保存到来年。

温暖的“括号”

□河北阜平 张金刚

穿过客厅，推开卧室，见年迈留守在家的父母正在午睡。两人和衣面面对面并排躺着，父亲左侧卧，母亲右侧卧，弓背屈膝，略呈弧形，一左一右，好似一个“括号”。

我又端详了一会儿。父亲在左，母亲在右，真像“括号”。只不过，我们兄弟三人和曾经的热闹时光，已从“括号”中间抽身而走，交由一把电视遥控器、一部戏曲放映机填充其中，撑起“括号”间虚空而又苍老的日子。

一时，我心生悲感。印象中，父亲没这么小，母亲也没这么弯，从哪天起，他们成了现在的模样，我已记不起。可面对这个已然不太圆润的“括号”，我又满心幸福。我用略显沧桑的嗓音喊一声“爹、娘”，还可得到真切的回应，便感觉我依然能在“括号”中间幸福地生活。

我在家是老小，想必俩哥哥也是在这“括号”里长大的。每当过年，俩哥哥从城里打工回来，全家终于聚齐。我们仨钻进被筒，并排躺在炕中间，炕头是母亲，炕尾是父亲。父母问过几番话后，就不再问了，任由我们兄弟谈天说地。大哥讲北京建筑工地的事，二哥讲山西煤矿的事，我讲学校、村里和家里的事。起初，父母还插个言，渐渐不再说话。我们意兴阑珊时，扭头一看，父母早已睡熟，响起了鼾声。

在“括号”中间的快乐生活，是我们家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后来，大哥、二哥成家单过；我外出求学，工作，把家安在城里；陆续把“括号”里最有营养、最有分量的内容都抽走了。“括号”里空了几十年，慢慢也抽空了父母，变得干瘦、皱巴。虽在老屋旧址上翻盖了

寒露惊秋晚

□泰州 沈顺英

寒露悄然间来临了。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，夹杂着丝丝甜蜜。秋风吹过，略带寒意，一件薄衫已挡不住这番清冷。

寒露，名字娇小，内敛、清瘦。寒露时分，天地苍茫，黄叶飘零，但是晴空如洗，秋风飒爽。秋意渐浓，秋天的调色盘已调制出更绚丽多彩的色调，为浅秋抹上了更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寒露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，她用色极为大胆，甚至有点奢华和铺张，明黄、橘绿、绛紫、湖蓝……各种颜色，相继登场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农历九月是田园农人最忙碌的时候，秋收、秋种、秋管已是寒露时节的主旋律。寒露的到来意味着许多农事需加紧进行。田地里金黄的玉米、饱满的大豆、沉甸甸的稻谷，让农民们的脚步更加忙碌。身上的汗珠连成线，啪地掉进泥土里，玫瑰一样绽开又枯萎。人们在耕种与收获的轮回中，感受着生命的力量，也寄托着生活的希望。

新房，可家里只剩他俩，空荡荡、静悄悄，没了一点生气。

似有心灵感应，我安静地在门边想着心事，母亲忽然睁开眼，问道：“怎么大中午回来了？”继而，撑着右臂，缓慢坐起，挪到床边，用手拢了一下蓬乱的白发，趿拉着鞋，拄着棍子，笑意盈盈地向我走来。父亲也醒了，问了同样的问题，随后跟了出来。

我们仨坐在台阶上，父亲在左，母亲在右，我在中间。初夏的风吹在身上，似是被“括号”围住那般温暖惬意。眼前的青山、绿树、院落，几十年似乎没有变过，可它们眼前的我们，却变了模样。我说：“中午没睡着，就想回家。”父亲似是看出我有心事，说：“想回就回来。记住，不可能事事都顺心，挺挺就过去了。”他不问，我也不说，只是左看一眼父亲，看右一眼母亲，再看向远山，心便踏实、明丽了几分。

我将给父母买的凉皮、煎饼、火腿、腐乳等放好，菜园地里割了韭菜，拔了葱，又拿了几个母亲蒸的大馒头，还有十几个鸡蛋。父亲说：“趁我们还能种点地，能做点啥，你就常回来多拿，不然……”我打断他：“不然你们也吃不了，是吧？”父亲低头说：“是！”

骑车走出院子，一回头，父母早站起身，弯腰驼背，在檐下组成一个“括号”，默默望着我。我挥一下手，他俩也挥一下手，父亲挥左臂，母亲挥右臂，又默契地组成一个“括号”。我猛地一阵心痛，生怕哪天这“括号”少了左边或右边，直至在老家消失。

我不敢想，也不敢再看，径直出了村子……

寒露时节，或登高望远以明志，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；或赏菊品酒以淡泊，心素如简，人淡如菊，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。

寒露时节的露珠如深秋凝眸顾盼的眼泪，那晶莹闪亮的惆怅，寒光逼人，却熠熠生辉，露寒秋草黄，露寒秋叶落。在这深秋的夜晚，仰望夜空，你会发现星空换季，斗转星移，秋月却被寒露洗得越发明净澄澈，月光渐寒，桂花渐落，虫声渐稀。秋夜静美，月光清纯活泼，澄净素美，夜空柔波流转，大地寂静无声。

在这宁静清冷的秋夜，心境也被寒露洗得清宁、闲逸而悠远。当第一场北风来临的夜晚，我们最好泡上一壶白茶，静静地看云、看月，谛听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。然后，铺开一张洁白的信纸，给远方的朋友写下一句话：天寒露重，望君保重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7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